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八

經濟編

宗類

封建

晉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漢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畢

署藩產之位安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閉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踪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然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況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渥[illegible]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予翰漢祖呂明之然人謨協密必無悔[illegible]后五等傳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

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足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嶷東帶江淮穀泗薄會

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

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司馬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

漢家恭宗未遑如文帝代來不非開後世之疑端也

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用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

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制曰下御史臣
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
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
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
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
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
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
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
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
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

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等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
等謹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
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傅
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
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
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
德施化陛下奉承大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
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褒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親

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于魯益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禄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于民虚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嚮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典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
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
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
大夫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
謙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
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
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
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王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它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十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策曰於戲小子閎受茲

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立子旦為燕王策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敎士不得

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立子胥
為廣陵王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大
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
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
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
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太史公曰
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壃土
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
廣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

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司馬遷叙三王世家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已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古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請封建子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王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荊軻起于兩柱之間所謂

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賈誼諫封淮南四子疏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羙或奉公子弃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下芋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心必至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故曰非

徒病瘇也又苦跛盭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大都篇）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腸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

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攝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欵

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斁主次也然則所謂王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瞿于其下等齊篇

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

知其必反乃亦非削他可了

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孼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孼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晁錯言削吳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

其事還報景帝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　褚先生梁孝王傳論曰臣爲郎時聞之于宮殿中老郎吏好事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

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其弟擅亂高帝約乎于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悅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

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于禁門內飲于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

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
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
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
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
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
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對曰
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
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
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

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于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

梁王使人

判奏登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率于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元帝敕東平王傅相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强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于治道汙蔑宗室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

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寖而不治（成帝時梁王立淫亂谷永上疏）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躬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

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槃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侈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藩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

宋意上章

帝覽之

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

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義至于身歿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

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 曹冏

六代論

周之不競有由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敝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

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執足者反疾士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銜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系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奸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厭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

凶焰熾其天邑鉦鼙震於闒宇鋒鏑流乎彝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安然以治行亂是以厲宣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閹豎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仇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

救刼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陸機五等諸侯論

及夫進取之情鋭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

其二

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惪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

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齊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九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之心予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

權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南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凌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

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
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
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
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予又
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
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
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
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
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
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

政不在於制春事然也漢與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拚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皐得以黜有能得以奬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

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邪受而退巳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痒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

是矣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

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柳宗元封建論

左編

公主類

宋荆國主賢

宋荆國公主、太宗女、未嘗出房闥、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即位、封萬壽長公主、改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襲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遵勗賓客、每一時賢士、每燕集、主必親視饔膳、

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果得眞盜法當死復請貰之歷封越宿鄂冀四國明道元年進魏國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能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

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齎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沖淡自若、

右編

近　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勑

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蔡茂論湖陽公主請禁制貴戚

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艮書、恐非本意殆有姧人勸導其中、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

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眞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司馬光論召還

兗國公主宅內臣等

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夫矣婦得以勝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比聞朝廷無故而除三園練令又以私事而寘一都尉人皆以爲政在房闥矣司馬光論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狀

延陵顧季亨會通甫訂

八編類纂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何 開創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

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為何。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

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爲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

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

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
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
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
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
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
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
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

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漢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木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廼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恠相乃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廼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

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

東漢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

玄

玄素與荊州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原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先主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淸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徽爲水鏡故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

自董卓巳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巳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巳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

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時劉表爲荆州牧備在荆州荆州衆力尚少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於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乃投毦而言

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十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荊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强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

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先是曹操既破袁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人於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俊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操將夏侯惇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追之爲伏兵所破明年操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南征表會表卒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

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表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於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生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北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日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操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皆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數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時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

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

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

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先主自赤壁之戰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吳見權綢繆恩紀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載見之乃晝夜兼行後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

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當鎮守成都、足兵足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

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厠備謂亮曰何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二十三年先主爭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

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為丞相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隷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

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初漢嘉太守黃元爲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將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無忌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曶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以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而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但敕曶於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曶生

獲斬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董和亮著先主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亮深慮孫權聞先主殂殞、恐有異計、未知所如、尚書鄧芝之言于亮曰、今主尚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曰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附于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

務之要未必疏矣誠

皆叛應闓、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牂牁太守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司徒華歆尚書令陳羣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

禍苟免者邪、昔世祖創迹舊基羸卒數千摧莽強旅
四十萬餘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
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
勢窮自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
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泆、
繼之以纂、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
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
藻、煩勞翰墨者矣、此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軍誡曰
萬人一心横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
海內而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

于擬哉是年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進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至故停留久之會連卒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

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高定使來降督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馬忠由牂牱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

都先相安亦不得已得言

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亮上表曰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至此以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是年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郭冲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為恨六年亮將攻

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少主之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

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明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矣、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魏明帝行如長安、是年孟達叛魏、先年魏擒孟達、初越嶲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

鈐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乃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

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遇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漢主以亮爲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

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全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者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

敗矣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曹真攻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爲所先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

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穴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日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雙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

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介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幷力且志望

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十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築樂城于成固、八年七月魏大司馬曹真請由斜谷伐漢、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命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

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亮
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
日棧道斷絕魏詔曹真等班師亮使魏延西入羌中
大破魏將郭淮于陽谿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
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
能等至北地石地以應亮先是魏鴈門太守牽招以
蜀諸葛亮數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相交通
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
果遣使連結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
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魏主命司馬懿

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郡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旣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

案中道向亮郭沖五事曰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僚佐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郃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三年而後用之十一月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馬懿對于渭南、克日交戰、懿戎服莅事、使人覘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魏將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北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

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府年五十四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常有鳴吠之益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不知防慮於此豈

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
而無彭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
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
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
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
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
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
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
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行留部分、延
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次引軍還、大怒、率所領徑先

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初平爲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擧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

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謖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封亭侯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初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料死也諸軍還成都謚亮曰忠武侯亮遺

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陳壽言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

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敎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

孔明同亮諸亦當之矣

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値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率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

民俗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歎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論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

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壽又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

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諸官屬士大夫議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賈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袁宏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

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夫也晩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以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

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失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不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

此所以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

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

諸葛附傳 張溫 法正 黃權 姚伷 廖立 李嚴 來敏 李邈 蔣琬 費禕 董允 張裔 許靖 劉巴 姜維 諸葛瞻

吳張溫使蜀溫至蜀請闕拜跪稱美蜀政蜀甚貴其才還頃之權既陰銜溫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坐事還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溫才多智少華而不留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亮聞之意未之信

及溫放黜亮方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耶亮此言可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存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於爲用云唐太宗政要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偪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

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先主與曹操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

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先主據漢中皆將軍黃權本謀先主欲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鎭先主不從以權督江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絶權降于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

姚伷爲廣漢太守亮屯沔陽辟伷爲掾伷並薦文武

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㩁並存剛柔以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滿其望

廖立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

案是而快快自為功名計斯褊矣

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剛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已部斑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藏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

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李嚴爲劉璋護軍、拒先主於綿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章武二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

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
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嚴與孟達書曰、吾與
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
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正方嚴字）其見貴重如此、
八年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
當出軍、命嚴爲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
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
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
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

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巳未答、
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
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九年春、亮
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
遣參軍狐忠諭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
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巳不辦之
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亮僞退、欲以誘賊
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辭窮
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
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

得平兵以鎭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顚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敎曰吾與君父共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

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
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
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
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
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
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明吾用心、
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
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
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
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尚書陳震字、

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兾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
故以激憤也、

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爲太子家令後主即位
爲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
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
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人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
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
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
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
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

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
不能、求退職、使閉門思愆、
李邈、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令行
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
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
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助也、
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丞
相參軍、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謖、邈諫以秦
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兢、失亮意、還蜀、
及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月、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

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蔣琬零陵人、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遂不加罪、但免官而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遷爲參軍、乃

亮在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後代裔爲長史諸葛亮數外出琬長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扶王室後亮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初楊儀爲先主尚書琬始爲尚書郎已而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後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勲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

在蔣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儀自惟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釁。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先主定蜀、遂留益土、先主立太子、禕與董允俱爲舍人、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後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

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遂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至禕、雖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遥先諮斷、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爲循所害、謚敬侯、漢嘗大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禕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

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先乎禕但顧俯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以選爲舍人後

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後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有所廣益允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天子後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蔣琬領益州上疏讓費禕及允後主漸長大愛宦臣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常與尚書令費禕

中典軍胡濟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
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
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
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其守正下士、凡
此類也、

張裔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
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儔也、亮以爲參
軍、嘗稱亮曰、公賞不遺近、罰不阿遠、爵不可以無功
取。刑不可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裔與司
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

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薦，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元儉，述字也。

許靖字文休，少知名，避難交州，轉入蜀，爲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

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尊號策靖爲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淸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少知名、曹操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來

危歷險到値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

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自以歸附非素懼在猜嫌

恭默守靜、退無私交。是時中夏人情未洽、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巳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巳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問巳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巳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

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諸葛亮出軍祁山、維乃詣亮、亮見大悅、與俱還、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亮卒、維還成都、爲大將軍、連年用兵攻魏、蜀亡、降於鍾會、被殺、

諸葛瞻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

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相傳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還住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

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
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
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
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
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
諸葛亮在　蜀中、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
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尚書僕射
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
在蜀、雖不知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
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

論京位至廣州刺史、